

# 中華錦繡江山(三)

## 覽社珠湖話高郵

### ●費雲文

#### 經學大家王念孫父子

詩詞、曲、畫以外，高郵還有大經學家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。

中國的音韻訓詁之學，到清代乾隆嘉慶時代，成爲鼎盛時期，王念孫、引之父子，正是那時的最傑出代表人物。

王念孫是宦宦之家，父親王安國曾經做到巡撫和吏部尚書的高官，但却清廉正直，不但沒有貪污苟且的行爲，甚至連個人的衣食生活，仍然保持寒士的舊貌。念孫字懷祖，號石曜，乾隆進士，由庶吉士任官工部主事，升御史、給事中，轉永定河道。六十歲時，即辭官致仕。爲官十七年中，也是從不接受請託，明辨是非善惡，父子都是清官，念孫的長子引之，字伯祖，號曼卿，嘉慶探花，也做到工部尚書的大官；却受他父親的教誨影響，精研經學，也有「經義述聞」、「經義釋聞」等著作。父子倆成爲歷史上著名的經學家。

念孫研究音韻學、文字學、訓詁學、校勘學，著有「廣雅疏證」、「讀書雜誌」等書。非常

謹慎嚴密，爲了著述周延正確，其「廣雅疏證」一書，銳意窮搜，閉門苦修，每天祇疏證三字，日以繼夜，從不間斷，花了十年功夫，才告完成。「讀書雜誌」一書，共八十二卷，共花費廿年時間，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才告完成。

與王念孫有交誼的另一位著名的經學大師段玉裁替「廣雅疏證」作序文，盛讚念孫的學術成就說：「尤能明古音的經義，著天下一人而已矣。」另一位「經學歷史」的作者皮錫瑞也稱贊他們：「經師多通訓詁假借，亦即在音韻文字之中；而經學訓詁，以高郵王氏念孫、引之父子爲最精。」另一位大家阮元，則稱贊：「王氏父子，一家之學，海內無匹。」近人章太炎也說：「古韻學到王念孫，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了。後人可做的事，只不過是修補的工作。」

王氏父子精確的訓詁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，舉例如下：

「戰國策·趙策」中有一篇「觸讐說趙太后」，那「觸讐」，千年以來，人們都以爲是兩個字的人名，但王念孫却以爲是「觸龍言」之誤，實際上是三個字。民國六十二

(一九七三)年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，證實王念孫的判斷是正確的。

「論語」中有一句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一般人把「亦」字解釋成「也」字，就是說：「有朋友自遠方來，不也快樂麼？」王引之的「經傳釋詞」中，却說「不亦」是語助詞，表示輕微的反詰語氣，「不亦樂乎」可說成：「難道不快樂兒」？

還有，人們常用「名列前茅」表示比賽的名次居先。有的詞典解釋「前茅」說：「春秋時代楚國行軍，有人拿茅當旗子走在隊伍的前面。」「茅」是草，經不起風吹，如何能當「旗」用呢？王引之在「經義述聞」中解釋爲：「茅爲草名，旄則旗章之屬，二者絕不相涉，何得稱茅爲旄乎，今案，茅當讀爲旄，『旄』正字也，『茅』借字也。」根據以上例證，可知王氏父子能將音韻與訓詁結合起來，使訓詁學有新的開拓，的確不凡響。

王氏父子還有件大快人心，爲人所不敢爲的壯舉，那就是參垮乾隆時代的寵臣和坤。和坤是

乾隆後期的軍機大臣，貪婪專橫，無惡不作，由於乾隆帝對他絕對信任，文武大臣甚至嘉慶帝身為太子時，也無奈他何。當乾隆帝於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崩逝後，初八日，王念孫就上疏參奏和坤，（當時王的職務是吏部掌印給事中）奏稿云：

「上略……

一除內賊以肅朝廷也。大學士和坤受大皇帝知遇之隆，位居公輔，爵列上公，不思鞠躬盡瘁，惟知納賂營私，圖一己之苞苴，忘國家之大計，金錢充於私室，鋪面遍於畿輔。其家人劉虎子，本買販小人，倚仗和坤之勢，廣招賄賂，累萬盈千。大臣不法，則小臣不廉，貪酷之吏，習以成風。窮迫之民，激而生變。猶不引身避位，上疏自責。

鸞貨攬權，恣睢益甚。軍營積弊，隱其事而不言。軍報已來，遲之久而不奏，故封疆大吏，躬為欺罔而不懼者，恃有和坤為之黨援也。督兵將領侵冒國帑而不俊者，恃有和坤為之掩飾也。以至軍情壅蔽，賊勢浸淫，上累大行太上皇帝宵旰焦勞，精神漸減。而和坤恬不為意。臣竊以為和坤之罪，不減於教匪。內賊不除外賊不可得而滅也。臣聞帝堯之世，亦有共驩，及至虞舜在位，咸就誅殛。由此言之，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靈，固有待於皇上之睿斷也。（下略）」

此一奏稿之難為，一在上奏時機，一在不能得罪太上皇帝。太上皇帝剛死五天，就搶先上奏，真有過人胆識。對不得罪太上，使嘉慶帝無所顧慮，則端賴最後幾句。據說當時念孫擬稿時，

引之在一旁，說出：「唐堯在位，猶有共驩；虞舜登庸，即行誅殛」話語。使念孫恍然了悟，加入奏稿，將乾隆父子比作堯舜，和坤比作共工、驩兜。因此嘉慶一得此疏，立即下旨扣押和坤問罪。

此外，王念孫還是個講求道義的人。當長他七歲的另一位經學大師段玉裁窮十三年苦學，完成「說文解字註」一書時，却無錢付梓。念孫在自身也困苦的情況下，不止一次資助他；甚至當念孫於嘉慶六年，因永定河決堤，自己須賠償巨款的時候，還設法助他刊印。

總之，王念孫父子的學術、品行、精神、道義，真可謂澤被後世，名垂青史了。實在是高郵人的光榮。

王氏故居，在高郵城內西後街，門前有旗桿（過去中探花，有功名的表徵）。一般稱為「獨旗桿王家」。民國七十年後，中共在王氏故居的基礎上，修葺擴建成一所「王氏紀念館」，於民國七十二（一九八三）年十月廿六日落成。陳列有王氏父子的肖像圖（名畫家程十發繪），並且有名家多人的題字，謳誦王氏父子的道德文章的不朽業績。著名書法家河南大學教授于安瀾，年過八旬，由人攙扶，來到高郵為王氏紀念館題詩一首云：

「平生講話喜誇張，到此鋒芒盡收藏。

莫道如今拘促甚，此是乾嘉大師鄉。」

堂屋兩邊的房間，陳列王氏父子撰寫的各種版本著作，以及全國的專家、學者的有關論文、專著。自此以後，「王氏紀念館」也成為高郵的

古蹟之一。

### 長鬚鐵漢夏倫彝

文學、經學以外，高郵有盡孝義行的人很多，比較突出的，就是有「長鬚鐵漢」雅號的夏宗彝。

夏宗彝原名夏鼎，一名日光，清代咸豐年間的秀才。家住城內西後街。能詩善畫，通金石，長於醫道。當他正在湖西菱塘橋教書時，他家中發生變故，父親之牧，含冤被捕入獄了，他連忙趕回城內，奔走家事。

事情的發生，起因於他的大哥永文，中秀才後，又取得廩生資格，照例要由州府按時發給銀米補助生活。但却被有錢人家向官府賄通，將廩生資格，改了別人。永文氣惱病逝。臨終尚大呼「廩生」不止。他父親性情剛直，不忍見愛子受屈憤死，呈文上告；久而被加上誣陷罪名，逮捕入獄。他的二哥，為營救父親出外奔走，小弟看破紅塵，出家做了和尚。一家陷於愁雲慘霧之中。

一八七九年三月，他聽說江蘇學政（專管教育，如現今的教育廳長）夏同善出巡，他特地從高郵趕到江南，在丹陽的長江口，泗水攀登官船，向學政替父兄傾訴冤情。學政雖然同情他。但限於職權，愛莫能助。經不起他一再叩請，聲淚俱下；於是指示他可到南京，向兩江總督申訴。可是，一介平民，小小秀才，很難見到總督，只好乘總督外出時，來個攔輿告狀。但却被隨侍卒仗推拒趕迫，根本無法接近投文。他流失街頭，

進退狼狽。仍然不死心的再去江陰找仍在巡行的學政。學政大為感動，乃即應允將他的申訴狀轉呈給在蘇州的江蘇巡撫吳文炳，平反了他父親的冤情。他前往淮陰，伴同父親返回家鄉。他這番孝行，傳聞四方，於是人們稱贊他是「鐵錚錚的硬漢」，大人小孩，都叫他是「鐵漢」以示尊敬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孫中山先生知道此事，親自寫了兩幅匾額：一是「至性過人」，一是「孝闕流芳」，差人送到高郵，懸掛他家堂。

他經過這番變故，無心政途，乃以其祖傳的精深醫道，作匡世濟人的事業。他說：「不為人相，即為人醫。」因為他父親之牧，曾經為皇帝治過病，久享盛名。他就在離家不遠的「藥王廟」設案行醫。訂下：「窮人免費，富人重金」的規矩，一面遍搜民間的秘方，多方參證研究，特別治好幾個羣醫束手垂危病人，於是聲名大著。

當時，江蘇的行政首長程德金生病，特地自南京派人來高郵請他去治病。他治好程德金的病，順便請求派員來高郵湖西察看，救濟旱災。獲得大批救濟物資及專款，民困以蘇，湖西人民知此內情，稱誦他：「鐵漢既是鐵石心腸，又是菩薩心腸。」

民國年間，有一次高郵鬧大水，大運河的水快漲到堤岸頂邊。邑人要求趕快開南關外的大堤，但裡下河的東臺、興化一帶的人民，堅決反對，甚至睡在堤底，以死相抗。「鐵漢」帶一些人去揚州力爭，引起當政者重視，江蘇省長韓紫石、運河督辦張謇，親來高郵勘察。由於雙方都是

理由充份，而事情危急，關係百萬生靈財物，開填與否，難下決斷。正在焦急無奈之際。「鐵漢」忽然發現運河水位已見下降，乃審度情勢，胸懷耿耿，主動提出了不再要求開壩的意見，並且向高郵人分析水情，詳述開壩的利弊得失，說服了大家，一場糾紛，遂告解決，而運河水勢，也真的如他所揣測，逐漸減退，未成災害。他這番舉動，挽救了里下河東台、興化兩縣數十萬人的損害，大為人所敬佩。韓紫石、張謇也非常欽服，除了在上海申報上刊載此事經過，稱讚他為「長鬚鐵漢」外；並且和他結為好友，詩詞唱和，韓紫石還親筆題贈「鐵漢盧」三字鐫刻在門楣之上，至今猶存。

他不但醫道好，而且也是個畫家，尤擅長蘭、竹。有幅「賣蘭圖」，不但清淡雅緻，人物傳神；而其題跋尤為精彩：

「拔蘭去賣無須插，花花葉葉不可損。畫家何故畫金蘭，刻刻留心重根本。」

他活到九十二歲（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）生前就請韓紫石給他題好墓碑「夏鐵漢墓」，反面是首詩，敘述他替父兄伸冤奔走的經過。現在還存在夏家的庭院之中。

### 筆墨丹青王榕桂兄弟

民國以來，高郵有兩位出色的書畫家，王榕桂、甄桂兄弟，住在城內焦家巷。

榕桂是老大，字蔭之。民國初年出任山海關關長，在任九年，辭歸鄉里，一肩行李，兩袖清風為家鄉父老所欽敬，稱他為「大先生」而不名

。他長於書法，頗負盛名；飲酒賦詩；詩宗杜甫，酒效李白，自稱「大酣」。瀟灑廣交遊，往往酒酣耳熱，對客潑墨揮毫，得者莫不視為珍寶，可稱是現代名士。

甄桂是老二，又改為單名「甄」，字陶民，筆名逃名，號社布衣，三十六湖草堂主人，晚號陶翁，人稱「四先生」而不名。他和「大先生」的體態不同，大先生雍容富態，是個小胖子。他却相貌清癯，長鬚美髯，溫文爾雅，有隱士風範。最難得的是他的品格清高，雖然他的二兄鴻藻（字蘊之，曾當選國會眾議員）有權有勢；他却不願有所倚仗，而自立門戶，賣畫自給，安貧樂道，真正做到「閑來畫取丹青賣，不使人間造孽錢」的地步。

他的畫，山水人物、花卉翎毛，都很精美，並且工詩詞，善書法，精篆刻。一方面是先天的才具，同時也由於專心苦學。他青年時期，曾經前往北京和他長兄相聚，向清廷畫師學畫，常去故宮博物院，觀賞古代名畫。他長兄蔭之也對他嚴格要求，指導他認真的研習作畫的理論和技巧。因此他的畫才能突飛猛進，達到專家的水準，漸漸的名傳四方。

民國十四年起，他應聘赴上海，擔任新華藝專國畫系主任，上海美術專國畫系教授，並兼任「美術生活」特約編輯，幹得相當起勁。有時「新華藝專」經費支絀，他慨然賣畫支助。他曾在上海舉辦四次畫展，名家吳昌碩、張大千都親往參觀；對他的藝術成就，很是讚賞。

一次，他展出的有一幅「老鼠偷油」，三隻

餓鼠，一隻在酒壺把上張望，一隻在豆油燈架上偷吃燈盞殘油，一隻趴在桌上偷吃剩餘的花生、蠶豆，題詩云：

「一盞秋燈，熒熒夜午，騷人醉眠，畫彼飢鼠」

這張水墨畫，神情、意境都很高，為參觀的一個日本女畫家所激賞，一面還價，一面退後遠觀，不覺掉落樓梯，傳為笑談。學校當局曾選送他一批創作，到日本展出，也大受歡迎，得到好評，日人曾以千元高價（當時為重金）買他的作品。

民國廿年，他的一個四川籍女學生，專程從四川開條船到上海，接他到四川，飽覽三峽及巴山水；更豐富了他後期的創作風範。

民國廿二年，他辭去上海的教職，回鄉隱居，作畫自娛，用為生計。每日作畫，精益求精。常喜畫蘭、荷、石、竹以及凌霄喜鵲、柳條春燕；愛用墨筆參數淡影。詩、書、畫、印四樣俱佳，在其自室自撰自書一聯云：「雲峰絕壁懷千里，烟雨垂揚學大年。」

當時，他名滿天下，向他索畫的人很多。但他却有個原則，對待平民老百姓，很客氣；對待作惡的貪官俗吏，不留情面，甚至托辭婉拒。這其間，還有段風趣的佳話。

在他住家不遠的地方，有個賣水果的北方人陳寶貴，外號陳侏子。目不識丁，但喜歡買畫。有天，把借來買米的錢買了一張揚州八怪之一李鱣的「枯荷圖」拿去給王陶民看，並且對王說出他的看法：「這敗荷，手一碰似乎就碎了，那蓮蓬摘下來一搖，就會聽到『格打格打』的音響，

真太美了。」王陶民看他如此對畫入迷而能領悟畫的意趣，於是與他成爲朋友，常常穿堂入室，看王作畫。有時自動送些新鮮水果，給王食用；但從不向王索畫。王却先後主動送他十幅畫，並且在一幅畫有朵朵鮮艷的凌霄花的小條幅上題詩一首：

「凌霄花放送春寒，天半朱霞一樣看。

高處使人攀不得，枝枝疑在五雲端。」

王陶民勤於創作，生活清苦，得了肺病，於民國廿八年十月逝世。生前作品，除曾于民國廿四年出版有「三十六湖草堂墨妙」畫冊以外，流散在民間的很多。

筆者少時在家鄉曾見到王陶民的作品，覺得特別有一種靈秀之氣。

### 孫氏一門多俊秀

高郵有一個重視科技教育人才濟濟的家庭，那就是北門孫家巷的孫殿丞家。他的祖父和父親，因為未受教育被人欺侮，就在住宅的大樑上懸掛一塊魚翅，預作首先考取功名子弟的獎勵。孫殿丞一輩的兄弟，都發奮讀書，由他獲得頭籌，先後取得秀才、拔貢等功名。但他們並不守舊，能够順應時潮，盡量鼓勵子弟出外求學。他自己於五十多歲時，遷到杭州法政學堂就學。在高郵還未有小學以前，孫家子弟（包括他的叔伯家）去南京讀書的就有十幾人之多。這在當時視離鄉背井爲畏途的社會風氣之下，是很難得的。他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尤其樂於接受新式教育，曾說：「知識是最保險的，有了知識，火燒不掉，水

淹不掉，強盜也搶不走。」

他的妻子丁劍鳴，也是個有見識的女子，雖然沒進過學堂，但很愛好學習，能讀書寫信，看小說；甚至還學過英語，學過製造肥皂、蠟燭等化工技術。也很重視子女教育，不但不吝花錢，而且鼓勵子女考大學，出國深造，不以遠別爲意。因爲如此開明的家庭環境，所以孫家人才輩出。曾經擔任高郵初中校長的沈滌生說過：「孫氏多才。」

他的長子孫雲鑄，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，在留校服務期間，有機會和來華任教的英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葛利普（曾任美國地質學會會長）朝夕過從，就地層與古生物進行系統性研究，提出獨到見解。民國十五年，政府派雲鑄去德國哈勒大學深造，次年獲博士學位。德國著名的科學雜誌社，特地出版他的博士論文：「中國北部寒武紀地層」，爲我國科學家在國際上難得的榮譽，北京大學特地爲此開會慶祝，他返國後，就聘北京大學，任古生物學教授，其後任地質學教授兼主任，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，緊守職分，爲我國最著名的地質教育家，桃李滿天下。中共政權成立「地質部」，聘任他爲地質教育司司長，建立北京、長春、武漢、成都四個「地質學院」，也培養不少人才。老大雲鑄學術上有成就，也鼓勵弟弟們學習上進。老三志戎、老四雲燾，都在醫學上有卓越成就。志戎先入全國著名的湖南湘雅醫科，再入聖約翰大學，獲醫科博士，服務於上海各大醫院。因爲對寄生蟲、公共衛生特別有研究，曾經奉派到印度學習熱帶病防治，到美國考

察公共衛生。抗戰前蘇北、魯南一帶黑死病猖獗，人民死亡很多。他在淮陰成立「黑熱病防治所」，主持工作；經他悉心研究，發現我國黑熱病病原，係由中華白蛉所傳染。老四雲燾（事蹟見後段）及時研製出一種治療的藥劑，兄弟二人密切合作，才基本上有效的控制了黑熱病的蔓延和繼續發生，造福鄉里人民。

抗戰後期，滇緬公路是後方聯絡國際的唯一通道；沿路荒涼，瘴疫流行。志戎擔任雲南省防疫大隊長，經常往來龍陵、遮放、騰衝、思茅等地，生活非常艱苦，但工作成效卓著。中共政權成立後，他應聘先後在「河北醫學院」、「青海醫學院」任教。

老四雲燾，民國廿三年畢業於上海中法大學。

## 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旅遊記趣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

藥科，因為成績優秀，奉派赴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深造，獲博士學位。回國任教於母校中法大學，為人聰慧誠懇，但工作生活十分認真嚴肅，非常關心人民健康，當他剛在大學畢業時，就撰寫「烟酒茶與人生」、「日用食水問題」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他專工藥劑學，抗戰期間，由上海赴重慶，擔任衛生署第一製藥廠副廠長。針對當時醫療藥品頗為缺乏的情況，利用土產土法，從事普通藥品與麻醉藥品的製造，對戰時藥品的生產與供應有很大貢獻。

來臺以後，他於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就任臺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教授兼主任。曾赴美考察藥學教育，在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進修一年。民國五十七（一九六八）年，負責籌建「藥學

研究所」，兼該所主任。積極從事抗癌藥物的研究。任教卅年以上，桃李滿天不，而且由於他的學術造詣高深，無形中成為我國藥學的權威。不但被推選為中國藥學會理事長，受聘為「中華藥典」的副總編輯；而且曾於民國五十五（一九六六）年，應聯合國技術協助局之聘，擔任駐伊朗藥學顧問一年，協助伊朗發展製藥工業，聞名國際。孫家除了殿丞先生的三個博士兒子，學有專精，表現優越外；另外殿丞先生的胞姪雲書（在美國學農，棉花專家）雲霄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，武漢大學機械工程教授。）另外還有個雲麟（字石君，南京高師畢業）辦理師範教育，也有良好的業績和聲譽，真可謂「一門俊秀」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